

207 BIAN
FANG
ZHAN

郝建军

207 边防站



2017 边防站

郝建军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207 边防站

郝建军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8.375 字数: 178 千 插页: 2

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20,000 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246 每册: 0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清澈的蓝天，飘荡着白云；辽阔的旷野，芬芳的花草。丛林里，鸟雀鸣啭；牧场上，畜群滚动……祖国的边疆，风景如画。但在安详宁静的后面又是什么呢？这部小说为读者揭开了它内幕的一角。

敌人亡我之心不死。他们的间谍机构，时刻觊觎着我国边防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我设在边境地区的国防工程，精心泡制了所谓“飞翔计划”，伺机进行了一连串的破坏活动：派“活饵炸弹”——飞贼，妄图以假乱真，转移我们的视线；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，遣自诩为“间谍明珠”的“吉祥鸟”——中华民族的败类、末代王爷的小女儿，随同“无主”马群，深夜潜入我境，串通“鼯鼠”等暗藏在我边境地区的特务，采取各种手段，盗窃我机密和情报、绑架我总工程师……气焰好不嚣张。但是，我边防部队、地方公安机关和边疆蒙汉各族人民，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，团结一心，紧密配合，针锋相对，巧妙反击，最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，并将入境的豺狼，包括间谍机构的指挥者一网打尽，巩固了钢铁防线。

整个作品充满了激情，热情讴歌了党的领导，讴歌了军民之间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坚强团结，以及他们热爱祖国、热爱边疆和英勇无畏的革命情怀和斗争精神；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安柯沁夫、周松涛、刘明、楚鲁和苏格吉玛、宁布等边防部队干部、战士和各族牧民的英雄群象；无情地揭露和鞭笞了国内外敌人阴险、毒辣、奸狡而愚蠢的丑恶面目。

小说故事情节曲折惊险，跌宕多姿；笔触泼辣、细腻，语言清新流畅，生动地描绘了绚丽多彩的边塞风光。

目 次

一 飞马猎鹰.....	(1)
二 特殊装置.....	(10)
三 神秘舞伴.....	(18)
四 “飞翔计划”	(27)
五 前哨擒谍.....	(35)
六 活饵炸弹.....	(49)
七 辨迹追踪.....	(57)
八 古刹奇闻.....	(63)
九 胖姐说媒.....	(73)
十 如此结论.....	(81)
十一 严重分歧.....	(86)
十二 推理释疑.....	(95)
十三 荒原恩仇.....	(105)
十四 月下恋情.....	(113)
十五 毡包夜访.....	(124)
十六 分析敌情.....	(133)
十七 引蛇出洞.....	(140)

十 八 风雨山路.....	(148)
十 九 冤家聚头.....	(159)
二 十 堕落之路.....	(169)
二十一 “鼯鼠”落网.....	(177)
二十二 哨边烈火.....	(189)
二十三 来队家属.....	(199)
二十四 蛛丝马迹.....	(209)
二十五 血溅山林.....	(216)
二十六 将计就计.....	(229)
二十七 那达慕会.....	(234)
二十八 敌变我变.....	(245)
二十九 边境激战.....	(251)
尾 声.....	(262)

一 飞马猎鹰

1

一九七二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晌午，祖国北部边疆的群山环抱的白音哈拉草原上，骄阳象个烈焰腾腾的大火球，垂悬在半空中。天上不见一缕云，地上没有一丝风，山林和草滩上的一切都好象被塞进箍紧了的罐头里面，经受着高温熟制的严酷考验。

漫山遍野的花呀，草呀，树呀，在酷热的威迫中，都困乏地耷拉下脑袋，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多得数不清的鸟儿、野兔、盘羊、獐子和野骡，以及狐、狼、熊、豹……统统不知去向，各自隐藏在草丛、密林、洞穴里；连花岗石都被烤的滚烫滚烫。牧人们说，这时候把鹅蛋放在呼和乌素河边的沙滩上能烤熟，把羊腿搁在图木尔山岭的青石板上会流油。

可是，在这郁闷、酷热的肃静之中，在边疆大地好象都晕过去了的时刻，207号边防站的瞭望塔上，边防战士犀利的枪刺依然闪射着寒光，哨兵机警的目光依然象闪电那样明亮。

207号边防站是全国陆海边防执勤中的英雄集体。她的

代表不止一次地登上过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此刻，边防站高大的钢骨铁架耸立在峻峭的图木尔山岭上，宛如一把直插云天的宝剑。塔身上顺序铆钉着八块钢牌：“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”，黄底红字，异常醒目。这是他们忠于祖国的誓言，也表达了他们整个集体的决心。

五班长刘明正在塔顶的哨楼里值勤。这是一位来自“杏花村”的酿酒世家子弟，有人说他的脾性很有些汾酒的特点：清新、绵和、醇厚，有回味。他年年都立功受奖，是边防站的老标兵，这也有点象汾酒在巴拿马评酒会上获了金质奖，但品质依然；并不追求浓烈的刺激，更不象某些次酒那样把功夫下在让人闻嗅的外表上，……你看他，今年已经超期服役三年了，将要在不久的中秋节办喜事，可工作起来半点都不分心。他两手把紧大倍望远镜，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边境，汗水浸湿了帽沿、衣领，也顾不得擦一擦。几分钟之前，他发现边境对面的起伏地带，隐隐约约地行驶着一辆带篷卡车和一辆吉普车，现在已进入了沙日得格山里。刘明迅速将这一情况记录到《敌情登记簿》，然后用手绢擦了擦汗津津的手心和额头继续着监视。这时，他感到哨塔有些轻微的晃动，一听那熟悉的脚步声，就知道是站长安柯沁夫来了。

安柯沁夫，年纪二十七八，身材魁梧，气宇轩昂。一张被晒成古铜色的长方脸，高颧骨，宽额头，挺直的鼻梁，显示出一种英气勃勃，神武有力的风彩。特别令人注目的是那双虎彪彪的大刀眉下，两只闪射着乐观自信光芒的眼睛，总是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前方。这是只有那种在严格的职业军人

生活中磨练得坚韧不拔、百折不回的人才能具有的。加上那两片刚毅的紧闭着的嘴唇，更使人感到他有着深沉果断、大刀阔斧的魄力。这时，他好象忘记了蒸笼般的闷热，一丝不苟地按照执勤人员的着装规定，扎腰带，挎手枪，颈上挂一架八倍望远镜，前来查哨。

这安柯沁夫，是个蒙古族革命烈士的后代。他的家，祖居在大兴安岭莽林，世代以狩猎、养牧为生。父亲布日歌德十三岁那年，同野兽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爷爷却惨遭日寇枪杀了。布日歌德为报血海深仇，投奔了东北抗日联军，在党的哺育下，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。在多少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中，他舍生忘死，冒着枪林弹雨，掩护抢救战友，九死一生，立了一次又一次战功，在炮火硝烟下光荣地入了党，成为“能攻善守英雄连”的连长。一九四八年腊月，辽西决战进入了最紧张、最艰苦的阶段，布日歌德和他的骑兵连奉命去执行一项长途奔袭的任务。经过一天一夜二十多个小时的殊死激战，他们击溃了敌人一个加强营，捣毁敌人一个师指挥所之后，自己也杀得人困马乏。返程途中，突然又发现一支兄弟团队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团团包围。布日歌德当机立断，不顾饥渴疲倦，一马当先杀入重围，冲进核心。紧接着，他和他的骑兵连又会合兄弟步兵发起反攻。布日歌德挥舞军刀，左劈右砍，奔突冲腾，宛如猛虎扑进羊群、饿鹰俯冲野兔。只见刀光闪处，污血四溅，鬼哭狼嚎。后来，军刀砍断了，他索性抡起一根藤木马棒，奋力挥舞，犹如飞蛇一般，呼呼生风，依然勇不可挡。敌人显然发见了他的厉害，便集中两挺机枪向他猛烈射击。布日歌德全身中弹十三处，壮烈牺牲了。但是，被围困的战友却突围成功，随后一个回马

枪，转败为胜，聚歼了顽敌。这次著名的战斗如今已成为解放军战史上光辉的一页，布日歌德杀敌的马棒也被珍藏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内，供人们瞻仰。父亲的这段光荣历史，永远激励着他，点燃着他的革命热情。

安柯沁夫从小就立下大志，学习父亲的榜样，继承先烈遗志，除尽毒蛇猛兽，保卫人民的江山。六三年初中一毕业，他就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公安部队。那年月，叶剑英副主席、罗瑞卿总参谋长正倡导全军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“大比武”，安柯沁夫立即象一匹奔腾的烈马投入了火热的练兵场。为了掌握一手过硬的杀敌本领，他如同一头敢拼猛虎的初生牛犊，藐视一切困难；好似乌兰布和大沙漠里的一峰金驼，不屈不挠，坚韧不拔；又象一只呼伦湖畔任劳任怨的雁哨，不分昼夜，不避危难，忠于使命，艰苦奋斗……就这样，他坚持从难、从严、从实战要求出发，勤学苦练，锲而不舍，终于精通了本职业务技能。在全军系统的“大比武”中，艺高胆壮，鏖战沙场，高摆擂台，侦察兵专业名列前茅，擒拿格斗无对手，以优异成绩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汇报，被推荐到广州军事体育学院深造。正当他象一匹骏马，纵情向前驰骋的时候，谁料到“天有不测风云”，他竟被打成了“大比武的黑尖子”，给一脚踹回原部队，接受监督改造。幸亏这个部队的领导同志“流毒”尚未肃清，“姑息、包庇”，使他勉强保留了军籍，下放到一个看守劳改农场的部队猪场当管理员。一次，四名罪犯密谋越狱，乘天色昏暗掐死了值勤哨兵，夺去枪械弹药仓惶逃窜。很快，巡逻队包剿过来，这四个家伙慌不择路，逃到猪场负隅顽抗。安柯沁夫当时正在猪圈侍弄产猪，只可惜手无寸铁！紧急中，他从圈棚上抽出一根碗

口般粗细的檩条，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大喝一声，劈头擂了下去，一个逃犯立时碎了“饭罐”。旁边角落里的一个抱着冲锋枪的家伙，见势不妙，端起枪就是一梭子，打得安柯沁夫眼前一黑，栽倒在地。这时，围剿部队越逼越近，枪声也愈来愈猛烈，安柯沁夫挣扎着撑起身子，一摸腹部，血和肠子滚流出一滩，热得烫手。他咬牙将肠子塞进去，又滚了出来，再塞进去，稍一动，又滚出来。气得索性掖扎在腰带上，手拄木棒坚持着站起，强忍剧痛和晕眩，一步一挪，正赶上那个家伙退到他的眼前，拚命抡起大棒当头劈下去，只听得宰猪般一声惨叫，那家伙白的脑浆、紫的污血，统统迸溅开来。另外两个逃犯，一人毙命，一个战兢兢地举起了双手……这一英雄壮举使安柯沁夫倒霉的处境略有转机。不久，打响了珍宝岛反侵略战斗，安柯沁夫不顾伤口尚未痊愈，斗胆去找边防总站站长贺喜格图，谢天谢地，总算不负苦心，调他来到207边防站当副站长。因为努力工作，头年又提为正职，真是好容易才熬来了个顺水顺风头。

安柯沁夫稳健地登上三十米高的哨塔，刘明边观察边打招呼：

“站长，您又来查哨？”

“有什么情况吗？”

刘明熟练地把镜筒迅速往左一移，转身立正：“报告，十三分钟前，对面三号地段发现带篷卡车和吉普车各一辆，向东运行二分三十余秒，消失在沙日得格山里。”说完，礼貌地退后一步，请首长检查。

安柯沁夫把握镜筒，自左向右缓缓移动，眼前出现了隐约的界标、防火道和湖泊、草滩，最后视线停留在沙日得格

山西南侧的林梢上——一只乳白色的探空气球正徐徐升起。

刘明突然低语：“鹰！”

“鹰？”安柯沁夫转身用镜子一看，果然从后方纵深的查干敖包大庙上空飞来一只苍鹰，好象叼着个小野鼠似的飞着，颈下一闪一闪的。他掉头朝绿色木壁上挂着的温度计看去——摄氏四十三度，旁边的执勤表针清楚地指着一时整。安柯沁夫皱起眉，脸色变得严肃了；在他面前又出现了三天前的那个风雨之夜：空中，雷鸣电闪；头顶，暴雨如注。安柯沁夫带领潜伏小组正在前沿昼夜设伏。忽然，一个獐头鼠目的家伙，跃马驰过边境，向我纵深潜入。不料，一名新战士一时慌乱，发出了响声，惊动了那家伙，慌忙掉转马头向回逃窜。在这紧急关头，安柯沁夫命令刘明开枪将他击毙，坠落在边境线我侧一带……联想起这件事，安柯沁夫又看到刘明也是一脸疑惑的神色，略一沉思抓起了电话：

“值班员吗？通知七班长准备出巡！”

“是！”

安柯沁夫又命令刘明：

“盯住观察，注意全线。”

“是！”

安柯沁夫布置停当，拉开门，象阵龙卷风似的旋下了哨塔。

七班长宝力格刚好跨着一匹“小白龙”，挽缰牵着一匹乌骓马飞驰而来。这是安柯沁夫站长心爱的座骑。你看它，档宽蹄圆，昂首高视，十分雄健。那一对铃铛眼，滴溜溜，光闪闪的，煞是机警；两只尖削耳，直竖竖，卜楞楞的，象

一对倒插的匕首。它浑身上下无半根杂毛，刷漆般的黑油油闪亮。只有四条腿腕，齐刷刷的雪一样白，因此得名“踢雪乌骓”，也叫“扯云乌龙”，是一匹塞外名驹。

宝力格摸透了站长的脾气，牵马驰来并不勒缰。那安柯沁夫十分骁勇，顺着马势，跨步向前，两手托鞍，轻轻一跃，“嗖”地跨上马背，然后左手一拽扯缰，用两只乌亮的马靴后跟一磕马肚，只见那马昂起头，甩直尾巴，哒哒哒，四蹄翻盏，扯云追风般地飞了出去。

2

同一时刻，在边境的另一侧。嶙峋险恶的沙日得格山，象一只带着许多崽子的巨大黑熊，狰狞地站立着，俯瞰着，组成了一个贪婪蛮横的阵势。

山沟里停着我边防战士曾发现过的带篷卡车和“嘎斯”牌越野吉普。山坡上潜伏着十几个着各色便服的人。有三四个神色诡秘的人端着望远镜向我方窥探，还有几个披散着鬋曲黄发、骨碌碌转动着磷火般蓝眼珠的家伙，把乌黑的枪口指着我国方向，象几条吐着毒舌的恶狠狠的“眼镜蛇”。

这就是曾经在欧洲数条国境线和战略要塞上“荣膺”过功勋的、由谢尔盖·谢尔格耶维奇·雷科夫专家领导的军事气象考察队。他们不久前才从腹地的大本营开上来，声称是搞什么纯粹是造福于本国边境公民的气象考查。刚才，他们不惜牺牲午休时间，顶着酷热的烈日，赶到边境线上放起一颗探空气球。不一会儿就看到期望着的方位上空飞来一只驯鹰——这是雷科夫一行猎求的最终目的，驯鹰将携带来代号

“鼯鼠”的潜特的绝密情报。着便服的边塞情报站站长陶克特都冷上校，从望远镜后边露出他那保养得很好、有几分喜色的面容。他对身旁那个高大福态、仿着学者风度的人说：

“雷科夫专家，您的计划快要成功了。”

“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气象预测。”被称为专家的谢尔盖·谢尔格耶维奇·雷科夫，显然听出了上校殷勤词意，对于顺利的“计划进程”也感到很得意，但出于理智和经验，以及总想高人一招的发布独到见解的怪癖，他有些故弄玄虚地买弄说：“明白吗，到这个火候，也还用得着中国人那句老话，‘八字才见一撇’呢。”

“您说的真是对极了。”陶克特都冷上校好象全然忘记了身旁这位专家和自己的军阶、年龄、资历相比都有着差距的现实，谦恭地点着头，眼睛笑咪咪的。论外表，陶克特都冷身躯已经发胖，意态悠闲，看上去平易近人，颇有涵养，风度慈祥。然而看其面容，便知道这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、待机而动的人物。他待人温和和善，甚至于谦恭，就象有腕力的人在同别人握手时小心翼翼，生怕会伤了人家一样；此外，也是由于他年事已高，功成业就，养成老练的气度。所以，他虽然敏感地察觉出雷科夫的老大不恭敬，但自己却表现得更加随和。因为雷科夫毕竟是有来头人物呢。

这位专家一望便知，是个颇为自负的强者。他身材高大，肩宽臂长，体格强壮，象一个惯于忍受征战或狩猎劳苦的人。他的脸膛宽阔，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，目光里总是凝聚着猜疑的冷峻的神色；他的为人原本敏捷、暴躁、果断、倨傲，加上最高权力机构中有他一位内亲做后台，就不免使他这种性格更加突出。正如人们所说，他牢牢地把握着与各种

人关系的主动权。同他打交道，便意味着自己招灾惹祸，沾上了不好的兆头；他总是带着一种威胁性，没有人愿意同他接近。他却自鸣得意，说自己是“浓缩的杀虫剂”；由于到处喷洒，连益虫也怕他。

突然，一个拿着望远镜的家伙惊叫起来：

“有追兵！”

七月的草滩本来繁花似锦，鸟儿鸣啭，可是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远远旋来一股狂风，顿时群鸟惊飞，野兔乱窜，一只大红狐狸没命地朝东北方向的密林奔去。

尘头起处，安柯沁夫一马当先，宝力格紧紧跟随，两人稳跨鞍桥，频频加鞭，巧妙引缰，只见大地在眼前急旋，树木在两旁迅速向后闪过，沙石在马蹄下纷纷飞扬。宝力格抬头看看怪鹰的去向，对安柯沁夫喊道：

“站长，鹰是往沙日得格山飞的！”

“沉住气！”安柯沁夫一磕马肚。

战马冲出一条沟口，前面出现大片密林。谁都知道，林中有一条泄洪道，那就是边界方位标志。

善于体察领导意图的宝力格，敏捷地摘下冲锋枪，待站长略一勒马，立即赶上前去：

“站长，枪！”

安柯沁夫并不回头，右手一伸抓过来，顺势拉拴送弹入膛，接着迅速瞄准击发，哒哒哒，枪响鹰坠，掉在边境我侧纵深的密林边。

二 特殊装置

3

边境对面，陶克特都冷上校眼巴巴盼望着神秘使者——驯鹰飞来。不料，一个清脆的冲锋枪点射声，击碎了他的美梦。顿时，他好象触了电，一阵颤栗，平时和善的面孔不知丢到了那去了，又气又急，声调都有点变了：

“安柯沁夫！又是这个魔鬼！”

雷科夫专家也是一怔。“安柯沁夫”，这个名字在他的记忆里也留下了深刻而忧惧的印象。那天，雷科夫听陶克特都冷的乘龙快婿、杭盖边防站的站长道拉金上尉介绍敌情，道拉金上尉连连摇着头，脸色沮丧地表示说，虽然他与安柯沁夫站长同为本国边防部队的涉外工作人员，常常在一起会晤、会谈，也曾多次同桌进餐、握手问好，可他总是弄不清这个足足比他小十岁的青年军官，为什么竟会蕴有那么一股神鬼莫测、摄心夺魄的震撼力。一些使他极为丢脸的事，就是见了上帝他也不会遗忘的。

有一次，道拉金带领满载着全副武装士兵的两辆新装备的厚甲板装甲输送车，到该站边境线的管段去巡逻。偏巧遇上了只带着五名战士的安柯沁夫，他们正牵着马查看界标。

“真是天赐良机！”道拉金“扑哧”一下笑歪了嘴。他琢磨，

这一带，南低北高，先占地利；对方人少，只有随身携带的轻武器，兵力兵器对比他又占绝对优势；如果居高临下，用这“钢铁王牌”轰轰隆隆地打过去，还不就象山狮子扑野兔、饿老虎啖羊羔？！道拉金不由地瞅了瞅坐在身边的那位随军记者，见他早已探身车外，拿好了摄影的姿势，顿时幻想到一副拍案叫绝的精彩画面：威风凛凛的装甲车以闪电般的攻势压过去，狼狈不堪的中国士兵弃马丢枪，望风披靡。这“震惊全国”乃至“轰动世界”的战斗，也并不会因为拍摄不出指挥官而失去光彩；相反，本国的军官们会从界标的标号上想到这是我道拉金的管段，是我道拉金的荣耀。说不定，这位记者还会在战斗画面旁边附上我道拉金大尉（立这样的功勋，至少也要晋升一级的）的照片，向全世界说明谁是这里的英雄！……“啊！”新闻记者突然惊叫起来，道拉金忙定睛一看：哎呀呀！真是不可思议！中国人居然不怕死！

六个人有的端着枪，有的举着成捆的手榴弹，有的瞄着火箭筒，一个个金刚出世，怒目圆睁，简直比凶神还要厉害。最“张狂”的还是那个安柯沁夫，竟向装甲车冲过来，声色俱厉地怒斥着：“这是中国的领土，你们越过边界挑起事端决没有好下场！”这雷鸣般的声音还没落，那个记者已瘫倒在车厢里，绝望地嘶叫着“快停车！快！”道拉金的大脑神经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脸色苍白的驾驶员已经调转车头，象见了猫的耗子没命逃窜……跑出了老远，直冒冷汗的道拉金还隐约听到了安柯沁夫几个人对他们的嘲笑声。

还有一次，老天爷开恩，大风雪把中国牧民的三十多头草原红牛刮过了边境。陶克特都冷上校向道拉金上尉面授机